

除害
四文集
染

除“四害”杂文集

人民出版社

除“四害”杂文集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25 印张 82,000 字

1977 年 5 月第 1 版 197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3001·1565 定价 0.29 元

出版说明

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一举粉碎了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。我们党胜利了，无产阶级胜利了，人民胜利了！

八亿人民压在心头的积怨，火山一样爆发了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声讨“四人帮”的怒涛滚滚……，一场清算“四人帮”滔天罪行的人民战争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

王张江姚这伙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为了篡党夺权，野心勃勃，恶性发作。棍子乱舞，帽子满天飞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“横暴恣肆，达于极点”。他们正是鲁迅早在四十年前，就号召革命人民“首先应该扫荡的”，“拉大旗作为虎皮，包着自己，去吓呼别人”的一群“横暴者”。事实早已证明历史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横暴者，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经过灭亡前猖狂的一跳，也就跳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遭到了灭顶之灾。

从赫赫有名的什么“旗手”、“理论家”、“金棍子”、“工人领袖”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，这是我们的初战胜利。我们还要乘胜前进，勇猛进击。打掉他们的毒牙，撕去包着他们的画皮和虎皮，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我们的斗争需要机关枪、迫击炮，也需要匕首和投枪。在除“四害”，庆胜利的日子里，我们把这本杂文集奉献到读者面前。集子里的许多短小精悍、尖锐泼辣、鞭辟入里的杂文，从不同角度、各个侧面，无情地鞭挞了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，辛辣地嘲讽了他们的卑劣行径。这本集子里我们除了选编报刊上的文章之外，还有一部分是一些作者的新作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我们在选编过程中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，欢迎读者予以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七年一月

目 录

结帮·篡党·灭亡.....	金 葵(1)
狂得凶 媚得快.....	林凤生(4)
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“四人帮”的 文明棍.....	上海第三机床厂 丁鸿元(8)
砸烂“四人帮”的“帽子工厂”	解放军某部 柏 召(12)
“四人帮”“宁要”什么?	宋 华(15)
“四人帮”与座山雕.....	李 愚(19)
“红纸包里的烂肉” ——斥“四人帮”的“批孔”.....	蒋和森(23)
从胡适摆弄“大钱”说起.....	宝耿 光羽(28)
“跳而优则仕”析.....	崔道怡(31)
“白卷”与“教唆犯”.....	葵 生(35)
螃蟹及其它.....	尚 弓(39)
王洪文的“标准像”.....	张 弘(44)

叫嚷“无权”意在夺权	岳维才	(48)
给王洪文对号	沙 予	(51)
他究竟和谁“划等号”?	吴庚舜	(56)
何物“春桥思想”	淮安农机厂 大 生	(59)
洋场恶少 本性难移	冯国荣	(62)
斥野心家的《有感》	解放军某部 章耀海	(67)
从反经验主义到打土围子	辛 工	(70)
贼毕竟是贼	珍	(73)
野心·虚伪·谎话	钟 屏	(77)
江青和吕后	装甲兵某部 刘革文	(81)
粉碎江青的皇帝梦	石 言	(84)
江青的历史癖与皇帝梦	冯其庸	(89)
江青论“史”与韩复榘老子点“戏”	杨际平	(93)
是“激进派”还是复辟狂	施 钟	(96)
全然露狰狞		
——批江青的一首黑诗	于 翔	(99)
略论野心家江青“钻图书馆”	温 毅	(103)
舞台耍刀与战场刺杀	盘 石	(107)
两个“过河卒” 一对黑心肝	燕 霄	(110)
江青的一百八十度	于 翔	(114)
江青“调”印与袁术“抢”玺	严 实	(117)
“国服”与窃国	盛祖宏	(120)

- 何物“自由神” 沈 研(123)
江青的买卖 严 江(127)
江青为什么怕看卡普兰?
..... 解放军昆明部队某部 王永安(129)
姚文元的一枕黄粱 童 干(131)
从姚文元找《劝进表》看“四人帮”的
狼子野心 陆 磊(135)
评文痞姚文元的“乘车哲学” 王国安 骆玉明(139)
蓬子转向与文痞扣信 周 雷(142)
“棍子”的变迁 胡文彬(146)
论姚文元的“聪明” 弓 矢(149)
文痞的下场 伯 山(153)

读鲁迅杂文《捣鬼心传》有感 李 元(158)

结帮·篡党·灭亡

金 葵

说起“帮”，人们并不陌生。旧上海十里洋场上，“青帮”、“红帮”曾猖獗一时，流氓、地痞、无赖结成一帮，为非作歹，欺压人民。他们称兄道弟，利害相同，互相勾结，沆瀣一气。想当年，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曾混迹于“青红帮”中，结交了一批狐群狗党，后来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时，还仗了“小兄弟们”之力呢！

这种为人民所不齿的“帮”，是野心家、阴谋家们颇为喜爱的。搞圈子，结朋党，是他们惯用的手法。在我们党内，王明有他的一帮，“二十八个半”；刘少奇有他的一帮，叛徒、特务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；林彪也有他的一帮，大小“舰队”。王、张、江、姚也是这样，他们不顾毛主席的一再警告，结成了打不散的“四人帮”。

他们结帮以壮声势。他们互相包庇，狼狈为奸。他们这一个吹那一个是“文艺革命的旗手”，那一个捧另一个是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。一经粉抹，叛徒成了英

雄，文痞当上了理论家。开起会来，他们要么一个不到，一齐不来；要么“众口一词”、“一人提议，三人赞同”。一个泼妇骂街，又哭又闹，另一个就从旁帮腔，不阴不阳。一个恶狠狠地举起棍子，另一个就蛮横地飞来帽子。四个人抱成一团，彼此贴金，吹吹打打，煞是热闹，似乎天下真成了他们的天下。

他们结帮以拉亲信。就象“青红帮”中“老头子”要收罗门徒以壮大“山头”一样，“四人帮”到处插手，招降纳叛，拚命垒山头，搞宗派。他们以是否忠于“四人帮”划线，这里搞一个圈子，那里搞一个摊子。凡是对他们“有感情”的，则破格提升，给予高官厚禄。凡是与他们“两条线”的，则视若仇敌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有了这样的一帮子，出则有人抬轿吹捧，入则有人密谋献策；进可蜂拥而起，退可互相掩护，这样一来，似乎就可横行四方，成为“拳打天下英雄”了。

他们结帮是为了篡党。他们凌驾于毛主席、党中央之上，实际上另搞一个“中央”。他们竭力打击、迫害、折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他们疯狂反对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他们要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“一层层”打倒，他们猖狂进行分裂活动，干尽坏事丑事，就是为了“新桃换旧符”，“永

立新天朝”，妄图取党中央而代之，实现他们当“女皇”、当总理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迷梦。

然而，~~结~~帮抱团并不能表示他们的强大，恰恰暴露出他们的虚弱。他们手中没有真理，周围没有群众，孤立得很，广大群众早已与他们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。他们积怨极深，人心丧尽。一声春雷，他们的黄粱美梦就顷刻破灭了。

结帮篡党，自取灭亡，这就是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的必然下场！**人心党心，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。**战胜了“四人帮”，我们的党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必将更加团结，更加坚强，阔步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！

（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《人民日报》，原载《解放日报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）

狂得凶 媚得快

林 凤 生

《红楼梦》中“子系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”的诗句，形象地刻画了贾迎春的丈夫、那个“应酬权变”而又残忍毒辣的孙绍祖的丑恶面貌。今天，我们将这两句诗移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，是很合适的。

中山狼狡猾成性，善于伪装。多年来，“四人帮”乔装打扮，历历在目；阴谋诡计，花样繁多。这伙老投降派、党内走资派的典型代表，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，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，打着“左派”的旗号，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“旗手”、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”、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等等。招摇过市，借以唬人、骗人。

中山狼残暴毒辣，“得志”时，吃人害命，猖狂至极。王张江姚反党集团“得志”之时，是何等猖狂啊！但是他们越狂，越是撕去披在外面的一层层“美丽”的外衣；他们越狂，越暴露了那残忍恶毒的狰狞面目。

请看，这帮反动家伙的“四狂”：

“四人帮”是阴谋狂。他们诡计多端，狡诈成性，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。明明是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破坏批林批孔运动；分裂党中央、反军乱军等等。但他们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搞阴谋、弄权术，摇身一变，嫁祸于人，反而自命“一贯正确”，以“功臣”自居。有人说狗头军师张春桥是：两腮尖无肉、两眼放邪光。逼真地活画出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的丑象。

“四人帮”是整人狂。他们开了两个反革命的“工厂”，一个是“钢铁工厂”、一个是“帽子工厂”，这两个工厂是专门整人的。你要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那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，他们就利用他们开设的两个“工厂”，给你大戴帽子，大打棍子，什么“反革命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、“大右派”、“投降派”、“民主派”等等，对你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，甚至被一棍子打死。“四人帮”这群狠毒的中山狼，还用十分卑鄙的手段，捏造罪名，陷害好人，他们以为捏造的东西，只要重复上千次、上万次，就可以变成真的，就可以置人于死地。他们的残暴手段，千百万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是深有体会的。广大革命者对

此早已恨在心里，大家坚信：四害横行终有日，除害灭虫定有时。

“四人帮”是野心狂。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曾写了一首署名为“琅琊台”的黑诗，什么“江上有奇峰，锁在烟雾中，寻常看不见，偶尔露峥嵘。”披露她梦想突“奇峰”、“露峥嵘”、当女皇的狼子野心。一九七四年底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江青有野心。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，她自己作党的主席。”这是对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阴谋的彻底揭露。权欲膨胀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并不罢休，反而变本加厉，野心勃勃。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，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，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你看，这个梦想当吕后、武则天；那个梦想当总理、委员长。你听，他们大喊大叫要准备发生“重大政治事件”，要留着胶卷和苹果，迎接他们的“盛大节日”。真是“乱哄哄，你吹我打闹登场。”殊不知，闹来闹去，原是黄粱梦一场。

“四人帮”是复辟狂。这帮反动的家伙，搞阴谋、狠整人、野心勃勃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在中国重演苏联变修的悲剧，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为了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，为了搞“克己复礼”，他们那个复辟的“劲头”，比几千年前的孔老二还要凶，比当年的刘少奇、林彪还要狂。他们疯狂迫害伟

大领袖毛主席，疯狂迫害敬爱的周总理，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，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。这帮中华民族的大敌，恨不得一口吞下万里河山，恨不得在一个早晨把八亿神州变成他们的“帮”天下。这真是：异想天开复辟梦，自掘坟墓自埋身。

“风雷动，旌旗奋，是人寰。”英雄的十月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，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。华主席为党、为人民、为国家创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。举国上下，坚决拥护敬爱的领袖华主席；大江南北，纵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。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。

《红楼梦》中还有盛传的诗句：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”这再移赠给“四人帮”也是很合适的。在革命人民的凯歌声中，王张江姚这帮阴谋狂、整人狂、野心狂、复辟狂，永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（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 “四人帮”的文明棍

上海第三机床厂 丁鸿元

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中有一个“假洋鬼子”，他手持“哭丧棒”，欺世盗名，横行霸道，人称他是“里通外国的人”。这是颇有道理的。

“假洋鬼子”这个未庄大地主的儿子，为了“借革命以营私”，以剪掉一根辫子的代价而“留学”东洋，学了几句洋腔，于是就依仗帝国主义势力，盛气凌人，作威作福，动辄就举起手里的“哭丧棒”打人。在革命到来的时候，他又以拉掉一根假辫子的代价而结识城里的“革命党”，钻进革命队伍，挂起了“银桃子”，俨然以“革命者”自居，招摇撞骗，吓唬别人，随时扬起手里的“哭丧棒”——“不准革命”，对革命者实行无情的打击。当他一旦打进革命队伍，就勾结赵太爷、赵秀才和帮凶的二流子赵白眼、赵司晨之流镇压革命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把一个向往革命、要求革命的贫苦农民阿Q送上了

断头台，完成了帝国主义不能完成的“事业”。可见，“假洋鬼子”是个凶残横恣、狡猾阴险、惯于伪装的反革命两面派，是地地道道的“里通外国的人”。

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写于五十五年前，那时的“假洋鬼子”，大概早已呜呼哀哉了，然而这种“挂新招牌以自利”的“革命党”，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。前不久，被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的“四人帮”，就是今天的“假洋鬼子”。这伙“假洋鬼子”是一伙“假革命的反革命者”。他们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，继承和发展了昔日的“假洋鬼子”的骗术权术，“他们挂起了红带子，装得很热心，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，把持一切”，竟然厚颜无耻地把洋大人送给他们的那些称号，什么“左派”，什么“激进派”，什么“文革派”，统统接了过来，大肆炫耀，俨然以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自居，宣称自己是伟大领袖的“学生”、“战友”，是“卓越”的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”和“红色秀才”。一条条“红带子”往身上挂，一层层油彩往脸上揩。这一切，借用鲁迅的话，不过是“鬼脸上的雪花膏”。

剥开画皮露真相，尽管“四人帮”以“红带子”替代了“银桃子”，用“文明棍”替代了“哭丧棒”，然而花样翻新，骨子依旧。当年“假洋鬼子”用“哭丧棒”欺压群众，不准别人革命；今天“四人帮”是以“文明棍”用来镇压